

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之争

——《国王之歌》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The Conflict Between Rational Will and Free Will: An Ethical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Idylls of the King*

张成军 (Zhang Chengjun)

内容摘要：长诗《国王之歌》作为丁尼生最富雄心的作品，内蕴丰富，学者们有各种阐释。本文作者认为，在长诗中，亚瑟王是人的理性意志与人性因子的化身，圆桌骑士是自由意志与兽性因子的象征，“亚瑟誓言”则代表着伦理意识或理性。亚瑟王与圆桌骑士之间的冲突形象地展示了人的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矛盾、斗争。圆桌骑士团悲剧性的结局既揭示了自由意志力量的强大与难以控制，又昭示了自由意志完全脱离理性意志的可悲后果。这令人警醒、深思。

关键词：《国王之歌》；理性意志；自由意志；伦理意识

作者简介：张成军，文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语诗歌及骑士文学研究。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论《国王之歌》的伦理叙事”【项目批号：2016SJB750023】及江苏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国王之歌》的伦理叙事研究”【项目批号：15XWR014】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Conflict Between Rational Will and Free Will: An Ethical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Idylls of the King*

Abstract: *Idylls of the King*, the most ambitious work of Alfred Tennyson,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the Arthur Kingdom from foundation to decline and fall. Scholars have given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it. This paper holds that in the long poem, King Arthur is actually the embodiment of rational will, 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 symbolize free will and Arthur's vows represent ethical consciousness. The conflict between King Arthur and 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 figuratively demonstrates the struggle between rational will and free will. The tragic end of the Round Table Knights reveals that free will is powerful and uncontrollable and that rational will is circumscribed. It is a sobering reminder.

Key words: *Idylls of the King*; rational will; free will; ethical consciousness

Author: Zhang Chengjun, Ph.D., is Lecturer at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area is English poetry and chivalric literature. Email: zhchjun126@126.com

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桂冠诗人丁尼生“最长和最为雄心勃勃的作品”（Gray 2），《国王之歌》的创作断断续续持续了半个来世纪，直至诗人逝世前一年仍在修改。全诗具有史诗的规格，共12卷，一万余行。如同歌德之于《浮士德》，我们或许也可称《国王之歌》为丁尼生“一生的事业”。关于这部长诗的主题，学者们曾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如有的学者认为《国王之歌》是一首“关于理想失败的诗歌”（桑德斯 630），甚至是“我们文学中对理想失败的最敏锐的剖析”（Rosenberg 11）；有的学者则认为其“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一首挽歌，致力于对无可挽回的消逝者的哀悼”（Hill 447）；另有学者认为《国王之歌》的一个明确主题是“流言的破坏性”（Hair 147）。杰作的意蕴理应是丰富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从“字面”看来，《国王之歌》描述了亚瑟王国从建立到兴盛，然后衰落，最后倾圮的历程。如同它所主要取材的马罗礼爵士的《亚瑟王之死》。但与马罗礼之作存在重大不同的是，《国王之歌》有着深刻的“寓言的”主旨。对此，丁尼生本人曾明确指出：“《国王之歌》有一个寓意或寓言的主旨”（Birch 515）。1868年丁尼生在给友人诺尔斯（Knowles）的信中这样写道：“《国王之歌》意味着比单纯的亚瑟王传奇更多的东西：否则我为何不把此书命名为《亚瑟王之歌》呢？对我的读者而言，它本应该更清楚：在这个题目里暗指了我们内在的国王”（Ricks 673）^①。这里“我们内在的国王”何指？在长诗的结语《致女王》中，诗人又写道：这个古老的故事，“暗示着感官（Sense）与心灵（Soul）之战”（974）。这里“感官”、“心灵”又是何指？下面笔者就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阐释，同时力图给予《国王之歌》一个新的主题诠释。

亚瑟王：理性意志

《国王之歌》的中心人物是亚瑟王。在传统亚瑟王传奇里，亚瑟王虽表现得比较英明，但总不乏这样那样的缺点、过失，甚至重大的罪过。例如在《亚瑟王之死》里，亚瑟王虽然是一个明君形象，但远非完美：在两性关系上他不够贞洁，尤其是当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同母异父的姐姐发生关系并生下莫俊德后，为了防止其日后成为孽子，竟下令杀死所有与其同月出生的孩子。^②此举令人发指。与其不同，《国王之歌》里的亚瑟王则是一个“完美无疵”的形象。对之，丁尼生曾引用前人的话说：“上帝自亚当以来创造的最完美的人”（H. Tennyson 129），“旧世界不知道可与他相匹敌的，未来也不会向我们展示能与他相媲美的；他高出所有其他的国王，比消逝的都好，比将

来的都伟大” (H. Tennyson 128)。故此，诗中人物反复称誉其“完美无疵”，例如，他坚强的支持者、智者莫林曾满怀感情地称颂他道：“哦，纯正的君主，温柔亲切的国王！哦，无私的男人，无瑕的 (stainless) 绅士！” (829) 而他那貌合神离的助手朗斯洛亦对桂尼维尔这样说：“你的完美无疵的 (faultless) 丈夫” (838)，甚至他的反对者、敌人，如薇薇安也如此称呼他：“无可指责的 (blameless) 亚瑟，纯洁如处子” (800)，等等，以致他的红杏出墙的妻子只得这样指责他道：“他的缺点恰恰是他根本没有缺点” (838)。

在现实生活中，完美无缺的人是不存在的。故长诗中“完美无疵的”亚瑟王与其说是现实的、物质的存在，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灵性的存在。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完美无疵的”亚瑟王实是人性因子的化身、理性意志的象征。长诗中，皇后桂尼维尔曾这样评价亚瑟王：“冷淡，崇高，自我克制，缺乏热情” (952)。殊不知，这正是理性意志的特征。

《国王之歌》里的亚瑟王确实臻于完美。他满怀仁爱，甚至对敌人也不乏仁慈。桂尼维尔曾这样说道：“国王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比武场上，/ 均克制自己的优势” (950)；在战场上，敌人一旦投降他便马上命令骑士们停止刀剑。例如，长诗第一卷中写道：“他们 (按：敌人) 突然转向，开始 / 逃离，亚瑟王疾呼：‘嗨，他们投降了！’ / 以制止在逃跑者中间劈砍的刀剑” (682)。在比武场上，亚瑟王从不在意自己的“战果”。首席骑士朗斯洛曾说：“他不关心 / 在比武场上的胜利——/ 假如他自己的骑士打倒了他，他会笑着 / 说，他的骑士比他更好” (843)。他励精图治，勤政爱民：坐在卡米洛宫的大殿上，主持正义，为民伸冤，并如此对众人说道：“国王坐在殿堂之上，就是为了 / 为所有国民伸冤” (703)。他还不时到国内各地巡视，甚至多次亲自带领骑士去清剿土匪或平定内乱。^③在情感生活上，亚瑟王纯洁忠贞，一生只爱桂尼维尔一人；并极富克制，即使在异常艰危的困境里仍努力保持自己的风度。例如，在得知心爱的妻子皇后桂尼维尔竟长期与朗斯洛私通，并由此造成圆桌骑士团的分裂及王位被篡夺时，亚瑟王虽极其悲痛、愤怒，但并没有变得穷凶极恶，对祸首桂尼维尔并没有施以刑罚，而只是严厉责备；甚至对她依然怀着爱，并希望以此来激励她改过自新 (Ricks 956)。亚瑟王不仅秉性高洁、洁身自好，而且志存高远、怀抱崇高理想：他既对他的骑士爱护有加，同时亦要求他们“……慷慨，仁慈，/ 说真话，勇敢，道德高尚” (705)，以成为“完美的人”，“像他一样” (838)，进而将他的王国，他的圆桌骑士团建成“世界之花” (819)、“浩大世界的榜样” (954)。这是亚瑟王的理想，是他终生为之不息奋斗的目标。总之，亚瑟王的精神境界是崇高的，行为是理性的：他总是表现得高贵而理性，崇高而节制，确是理性意志的化身、人性因子的象征。

聂珍钊先生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中指出：“人性因子即伦理意识，主要由人头体现” (38)。在《国王之歌》里，亚瑟王即不时被称为骑士们

的“头”(head)。例如,在第一卷“亚瑟到来”中,开端部分亚瑟王即被称为“他们的国王和头”(679);在“桂尼维尔”卷中,亚瑟王则自称:“我,他们的头”(953),等等。在长诗中,正是亚瑟王赋予了圆桌骑士团及整个王国以伦理意识与道德责任,赋予其灵的崇高,促使其摒弃物欲的低贱。同时,“头”作为人性因子及伦理意识的象征,人无“头”则意味着无人性因子与伦理意识,实即野兽。在长诗中,在亚瑟王到来之前的卡米利亚德王国正是一片“野兽之地”(land of beasts)(681):土地荒蛮,野兽肆虐,人伦败坏。亚瑟王到来后,“驱逐/异教徒,屠杀野兽,砍伐/林木,让阳光照进来”(680-681),方使之真正成为“人的王国”。正因此,在亚瑟王的加冕典礼上,骑士们在亚瑟王面前唱道:“吹响吧,号角,世界与五月一同洁白!/吹响吧,号角,漫长的黑夜已远远逃遁!”(692)这里正如同昔人之所赞誉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亚瑟出世前,世界黑夜漫漫;亚瑟出世后,则世界被照亮,人们方真正告别兽的时代,而步入人的时代。

学界对《国王之歌》曾有一个普遍批评,即中心人物亚瑟王形象塑造的不真实(Buckley 177),“难以相信他是一个人”(Milch 46)。其实,若我们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审视之,会有豁然开朗之感:这可以说是丁尼生有意为之,因为亚瑟王本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形象,而是超尘拔俗的人性因子的化身、理性意志的象征。

综上,丁尼生在给诺尔斯的信中所言:将长诗命名为《国王之歌》,而非《亚瑟王之歌》,是因为在这个题目里暗指了我们内在的国王——这里“我们内在的国王”,即指人之人性因子与理性意志。

圆桌骑士:自由意志

1867年,丁尼生在与友人阿林汉姆(Allingham)谈及《国王之歌》时曾说道:“国王是完人,骑士们是激情”(Ricks 671);在八十岁生日上,丁尼生又这样说道:“我意欲让亚瑟王代表人的理想心灵,与斗争的肉体元素接触”(H.Tennyson 130);而在长诗中,忏悔后的桂尼维尔亦曾如此自语:“啊,伟大仁慈的国王,/您之于您的骑士,犹如圣人的良心/之于感官”(958)。这里“完人”、“理想心灵”实即指人之人性因子与理性意志,如同卡尔维诺笔下子爵善良的一半(或曰“善良的子爵”);那么,这里“激情”、“肉体”、“感官”等又有何寓意?聂珍钊先生在“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一文中指出:“心灵即理性意志,肉体即自由意志。体现兽性因子的人体感官能够产生强大的欲望和情感,即自由意志”(8)。在《国王之歌》里,与亚瑟王相对,圆桌骑士实是人之自由意志与兽性因子的代表、象征。

这是一群骚动的情感和精力,如同一匹匹跃跃欲驰的野马,或一锅沸腾的激情,不甘沉静,亦不甘受约束,而渴望着自由放任。这是圆桌骑士的本质特征。圆桌骑士的这一本质特征在其著名代表特里斯坦的话中得到鲜明揭

示。在“最后的比武大会”卷中，特里斯坦曾对他的情人、马克的王后伊瑟这样说道：“……国王 / 用神圣的誓言绑住他们（按：圆桌骑士）， / 血肉之躯定会违背。 / 因为触摸我的这只手臂，流着 / 追逐自由的鲜血，散发着欧石楠的气息， / 搏动着十足的男人（pulsing full man）……”（939-940）这里特里斯坦所言“十足的男人”，并非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不过是本能的男人，实即人之兽性因子；这里的“自由”亦非真正的自由，而不过是情欲放纵的自由。因此特里斯坦接下来恬不知耻地说道：“我们能爱就要爱”（940），终于不顾社会的伦理道德，“公开”和马克的王后金发伊瑟私通，后又“轻易娶了”玉手伊瑟。作为亚瑟王的两大圆桌骑士之一，在《国王之歌》里，特里斯坦是自由意志、兽性因子的典型代表。朗斯洛是首席圆桌骑士，“骑士之花”，本应是圆桌骑士们的表率。但是在《国王之歌》里，朗斯洛却置自己的伦理身份于不顾，在情欲的驱使下，和自己的主公及朋友亚瑟王的妻子桂尼维尔发生了私情。^④此举既严重背叛了君臣之伦、朋友之伦，又公然践踏了《国王之歌》里的骑士爱情伦理^⑤。朗桂私情鲜明昭示了自由意志无视伦理规范、追求欲望满足的非道德倾向。高文曾立誓帮助青年骑士佩里斯去赢得艾塔蕾的爱，但是当他来到漂亮的艾塔蕾面前时，却转眼间“爱”上了她。三天之后，当佩里斯再次见到他们时，“他们正躺在一起酣眠”（916）。其无信无义一至于斯！然而，另一方面，这恰恰正是自由意志的行为表现。

自由意志主要产生于人的动物性本能，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人的不同欲望。在《国王之歌》里，步踵朗斯洛、特里斯坦之后，其他骑士即纷纷将曾发下的高贵的“亚瑟誓言”抛诸脑后，纵身跳入欲望的泥沼。

亚瑟誓言：伦理意识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成。无视社会的伦理道德，追求欲望的满足，现世的快乐，趋乐避苦。这本是兽性因子的特征。若无人性因子的约束、指引，必然导致原欲泛滥，人欲横流。人性因子的职责和使命就是控制、约束兽性因子。

在《国王之歌》里，作为人性因子与理性意志化身的亚瑟王是如何约束、控制骑士们，以朝着他所指引的向上、向善的方向前进的？纵观《国王之歌》，这主要是靠“亚瑟誓言”。在圆桌骑士团创建之初，亚瑟王即为骑士们设立了需谨遵的誓言。长诗中，亚瑟王曾这样谈道：“我让他们把双手放在我的手里，发誓： / 崇敬国王如他们的良心， / 崇敬良心如他们的国王； / 打击异教徒，维护基督教； / 骑行世界，铲除邪恶； / 不说诽谤之辞，亦不听之； / 信守承诺，如同它来自上帝； / 在最纯洁的节操中过甜美的生活， / 只爱一位未婚女子，坚守对她的爱， / 以经年的高贵行为来崇拜她，直至 / 赢得她的芳心”。这就是“亚瑟誓言”。亚瑟王希望骑士们以此为行为准则，“去除人心中的卑贱”或者说兽性，“成为一个真正的人”（954）。

聂珍钊先生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中指出：“把人同兽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就是人具有理性，而理性的核心是伦理意识”（17—18）。这里的“亚瑟誓言”，即具有鲜明的伦理属性，实可视为圆桌骑士团的伦理规范。骑士们若能信守之，则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若践踏之，则堕落为野兽。“亚瑟誓言”这种区别人、兽的伦理性质，在智者莫林的话语中得到清晰的揭示。在“盖瑞斯与丽奈特”卷中，莫林向即将踏入卡米洛城、渴望成为亚瑟骑士的盖瑞斯说道：“……国王 / 将以如此誓言约束你，即一个人 / 不为之约束就是耻辱；然而 / 无人能坚守这些誓言；因此，你害怕 / 发誓就不要跨越这道门，而 / 呆在外面，在旷野的牲畜中间”（701）。这里“呆在外面，在旷野的牲畜中间”，诗人本人曾亲自注释道：“做一只纯粹的野兽”（Gray 431）。莫林的话清晰表明，一个人若不愿接受亚瑟誓言的规约，拒绝它的引导，我行我素，其实是“一只纯粹的野兽”；若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则必须接受亚瑟誓言的规约。

由上述可见，在《国王之歌》里，“亚瑟誓言”实即人之伦理意识、或者说理性的象征，它将人与兽区别开来。在长诗中，亚瑟王曾反复强调人之承诺（word）的重要性：“人之承诺是神圣的”（682、788）、“信守承诺，如同它来自上帝”（954）。究其实，亚瑟王的主要目的，即希望骑士们将自己曾庄重发下的誓言视作至上的规约，信守之，践行之，从而祛除身上的兽性，摆脱原欲的驱使，向上，向善，以成为“世界之花”（819）。

在圆桌骑士团建立之初，骑士们甘愿接受亚瑟王的领导，谨遵亚瑟誓言；大家互相鼓励，“践行高贵行为”（819）。长诗中写道，正是“凭借着与高贵的誓言相一致的高贵行为， / 从绝对的混乱和无理性的暴力中”（924），建立起了亚瑟王国。这是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或者说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在誓言的联结下，紧密团结、“一心一意”的结晶（693）。可惜的是，这种“一心一意”只是暂时的。

亚瑟王国的陷落：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之争

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是相互对立的两种力量，二者并非同一，而是存在着交锋和斗争。在《国王之歌》里，作为自由意志的代表，圆桌骑士们并不甘于始终和完全处于亚瑟王的控制之下。当作为理性意志化身的亚瑟王力量足够强大，并面临着外患时，自由意志会暂时紧密团结在理性意志的周围，信守誓言，听凭其约束、指引，一致对外。但是随着外敌的被消灭，王国的日渐稳固、繁荣，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结成的统一体，便渐渐懈怠。自由意志开始蠢蠢欲动，不再甘受誓言的束缚，不再乐于接受理性意志的引导。于是骑士们开始“反思”誓言、质疑誓言。圆桌骑士的著名代表特里斯坦在与情人金发伊瑟幽会时说道：“……誓言！ / 哦，一时的有益健康的疯狂， / 它们有它们的用途、它们的时限”（939）。既然视其为“一时的疯狂”、有

其“时限”，甚至时限已过，那么它们就不是必须信守的、不可违背的。于是开始嘲笑之，轻贱之。在“最后的比武大会”卷中，特里斯坦说道：“誓言——我是森林里的樵夫，/我听到啄木鸟在嘲笑它们……”（940）在同一卷中，亚瑟王的小丑戴格尼特这样指责特里斯坦道：“你正沿着/魔鬼的道路走下去，走得如此之远/变得如此之聪明，以致你在/地狱火湖边，用亚瑟王的誓言打水漂”（930），终而至于“背弃了”亚瑟誓言^⑥。紧随特里斯坦之后，其他骑士亦纷纷将曾发下的高贵的亚瑟誓言抛诸脑后，弃之如敝履。

自由意志一旦完全脱离了理性意志的控制，便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然主义的泥淖，任凭原欲泛滥，让人变得与兽无异”（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44）。背弃了亚瑟誓言、脱离了亚瑟王控制的骑士，一任欲望的驱使，没有伦理观念，不计是非善恶，无信无义。因此，在“轻易娶了”玉手伊瑟之后，特里斯坦又“轻易遗弃了她”，返回康沃尔与旧情人金发伊瑟重温旧梦……莫俊德是亚瑟王的骑士和外甥，在舅父远征时受其信托代理朝政，但他却不顾君臣之伦和舅父的信任而篡夺了王位，并与异教徒结为联盟抗击舅父；甚至还想霸占舅母桂尼维尔……而在这种情形下，众多骑士“忘记了他们的誓言和忠诚”（953），归附了莫俊德，与君主亚瑟王对抗。面对着无信无义、欲望泛滥的骑士，在“亚瑟消逝”卷中，亚瑟王痛心疾首地说道：“……我的王国退回到野兽状态”（960）。抛弃了伦理意识、理性意志规约的自由意志，已然沦为野兽。结果还不止于此。聂珍钊先生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中指出：“如果兽性因子同人性因子分离开来，自由意志就如同脱缰的野马，……，不能自控也不能他控，最后只能造成毁灭”（45）。这正是圆桌骑士团的结局。在《国王之歌》里，骑士们由嘲笑誓约，到背弃誓约，再到最后竟公然反叛亚瑟王，与之对垒。面对着自由意志的放纵无度，理性意志虽用“誓言”竭力羁勒，然而，在强大的肉欲面前，人的理性意志往往也显得无能为力。为了不与之同归沉沦，亦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亚瑟王只得与其决裂、决战。

在最终爆发的这场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鏖战中，圆桌骑士团可谓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其时大雾弥漫，海风刺骨，长诗中写道，“在迷雾中朋友和敌人都是影子”，“朋友杀了朋友，而不知道杀了谁”（963）……一幅伦理混沌之象。“一整天，战争的喧闹声在/连绵的群山中、在寒冷的大海边回荡，/直至圆桌骑士们一个个倒下……”（965）圆桌骑士团终于分崩离析，灰飞烟灭。圆桌骑士们归于尘土，亚瑟王则远逝阿瓦隆，归返他属灵的世界。

一个曾经辉煌灿烂的王朝，一个纯洁有力的机体，因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同心协力而屹立人间；因互相鼓励，践行高贵之举而蒸蒸日上。它怀抱着崇高的理想，以期有朝一日成为“世界之花”，建立起一个理想王国。然而，后来由于根深蒂固的兽性因子的蠢蠢欲动、自由意志对理性意志的背离而渐渐衰落；最后，因自由意志对理性意志的反叛、战争而倾圮……美好的

理想终成泡影，“王国又退回到野兽状态”（960）。如此结局令人扼腕叹息，又令人深长思之。

对人格之二重，丁尼生是有深刻体认的。诗人家族及自身的遭遇使他深切体味到人身上存在的非理性^⑦；同时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对历史事件（如法国大革命）的理解，又使他认识到人无法理性地控制自己；而进化学说日益广泛地传播，则使他认识到人类与动物世界的密切联系：人或许由动物进化而来。在此情形下，丁尼生就形成了他对人格之二重的认识：人身上不仅具有“神性”，还潜伏着“兽性”；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即人身上同时存在着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在创作中，丁尼生竭力张扬前者，抑制后者。例如，诗人的著名长诗《悼念》中写道：“快起来超越 / 那醉舞的牧神、那声色之乐， / 向上运动，从‘兽’中超脱， / 而让那猿性与虎性死灭”（Ricks 465）。但同时丁尼生对人性能否始终高扬，人性因子能否始终或最终驾驭兽性因子，是深怀忧虑的，有时甚至不无悲观。在《洛克斯利厅，六十年后》中，抒情主人公如此感喟道：“我们不是从兽类而来，又复归兽类吗？”（Ricks 647）在《绝望》中，诗中人物甚至发出这样的绝叫：“我们这些可怜的魂灵——没有魂灵——本 / 来自兽类，再与兽类同死”（Alfred Tennyson 535），对人之复归动物性表示了深沉的忧虑。

在《国王之歌》里，丁尼生亦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这一观念。长诗中，诗人让亚瑟王代表人性因子与理性意志，圆桌骑士代表兽性因子与自由意志，“亚瑟誓言”则象征着理性或伦理意识。亚瑟王与圆桌骑士之间的冲突、战争，形象地展示了人的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矛盾、斗争。圆桌骑士团最终的悲剧结局，则昭示了自由意志力量的强大与难以控制、理性意志力量的局限与无奈。然而，另一方面，悲观并不等同于绝望。在《国王之歌》里，作为人性因子象征的亚瑟王在红尘俗世虽遭受了重创，但并非气绝，而是一息尚存。诗中写道：载着他远去的小船，“越来越远，越来越小”，但是最终并非为灰暗的世界所淹没，而是溶于天边的“一片光中”。尤其是长诗最后一句写道：“新的太阳升起，带来新的一年”（973），更是赋予作品结尾以一抹亮色，一种期冀。人或许是可以重生的，正如凤凰涅槃。

【Notes】

① See Christopher Ricks, ed., *Tennyson, A Selected Edition* (Harlow: Longman, 1989). 克里斯托弗·瑞克斯编注的丁尼生诗歌版本是目前最具权威的丁尼生诗歌版本，它不仅是丁尼生诗歌文本的一个可靠来源，而且包含广博的文本注释、简要的评述和背景信息等，被誉为“伟大的版本”和“令人惊奇的壮举”（Mazzeno 122）。本文所引《国王之歌》里的诗句均出自其版本，译文由笔者自译，以下只标明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 ② 参见马罗礼：《亚瑟王之死》，陈才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42。
- ③ 参见《国王之歌》之卷“杰润特与伊尼德”（782—786）、“圣杯”（882—884）及“最后的比武大会”（932—934）等。
- ④ 在《国王之歌》里，亚瑟王对朗斯洛极其器重和信赖，不只将他看作自己的骑士，而且视其为最亲密的朋友，对之经常以“朋友”相称。例如，在“圣杯”卷中，当朗斯洛从圣杯追寻的历程中返回朝廷时，亚瑟王向他问道：“我的朋友，我们圆桌骑士中最强大者，这次追寻对你有帮助吗？”（897）在“朗斯洛与伊莲”卷中，当亚瑟王从皇后桂尼维尔那里得知朗斯洛隐名埋姓参加了比武大会时，他说道：“当然他的国王和最亲密的朋友会很好地替他保守秘密的”（851），等等。
- ⑤ 《国王之歌》里的骑士爱情伦理为——“在最纯洁的节操中过甜美的生活，/ 只爱一位未婚女子（maiden），坚守对她的爱，/ 以经年的高贵行为来崇拜她，直至 / 赢得她的芳心”（954）。因此，与已婚贵妇相恋甚至私通，是骑士爱情的伦理禁忌。
- ⑥ 在该卷稍后，特里斯坦直言不讳地说：“我曾对国王发下誓言，但现在背弃了”（938）。
- ⑦ 丁尼生家族似乎有着“黑暗血统”：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等，都程度不同地受着疯狂、抑郁、纵火癖，或是躁郁症等的侵袭。这种忧郁疯狂的症状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其兄弟身上；丁尼生本人也曾为自己可能会遗传上这些病症而极其忧虑（参见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天才向左，疯子向右（上）：躁郁症与伟大的艺术巨匠》，聂晶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174—179）。事实上，丁尼生也确实有些许病症，有时乖戾、激烈，神经过敏……奥登曾说：“对忧郁症，他几乎无所不知”（Mazzeno 80）。这虽有些夸张与贬抑，但亦道出了些许事实。因此，丁尼生对人能否完全理性地控制自己的行为、按理性的规划行进，是深有疑虑的。丁尼生有很多作品涉及疯狂题材，如《莫德》、《圣西蒙·斯泰利茨》、《卢克莱修》等，也包括《国王之歌》。

【Works Cited】

- Birch, Dinah,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P, 2009.
- Buckley, Jerome. *Tennyson: The Growth of a Poet*.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60.
- Gray, J. M., ed. *Idylls of the King*.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 Hair, Donald S. *Tennyson's Language*. Toronto: U of Toronto P, 1991.
- Hill, Marylu. ““Shadowing Sense at War with Soul”: Julia Margaret Cameron's Photographic Illustrations of Tennyson's *Idylls of the King*.” *Victorian Poetry* 4(2002):445-56.
- Mazzeno, Laurence. W. *Alfred Tennyson, The Critical Legacy*. Rochester, NY: Camden House, 2004.
- Milh, Robert J. *Cliffs Notes on Tennyson's "Idylls of the King"*. Lincoln: Chiffs Notes, 1964.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6(2011):1-13。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ture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and Sphinx Facto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2011):1-13.]

——: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 《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 "Ethical Literature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10):12-22.]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Ricks, Christopher, ed. *Tennyson: A Selected Edition*. Harlow: Longman, 1989.

Rosenberg, J. D. *The Fall of Camelot: A Study of Tennyson's "Idylls of the King"*. Cambridge: Harvard UP, 1973.

安德鲁·桑德斯: 《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 谷启楠等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

[Sanders, Andrew. *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Trans. Gu Qinan et al.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0.]

Tennyson, Alfred. *Tennyson's Poetry*. Ed. Robert W. Hill, Jr.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 1999.

Tennyson, Hallam. *Alfred Lord Tennyson: A Memoir II*.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897.

责任编辑: 章 柳